



大会

Distr.: General  
26 July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0(a)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 秘书长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 2016 年 11 月 17 日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第 71/175 号决议提交，以秘书长关于该问题的上一份报告(A/71/253)为基础。

本报告概述了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工作的进展情况。

\* A/73/150。



#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3
二. 国际和区域层面的最新进展 .....	3
三. 立法措施和国家立法的执行情况.....	6
四. 政策和行动计划 .....	8
五. 与宗教领袖、传统权威、社区领导者、民间社会大家庭及媒体的互动协作 .....	9
六. 增强女童和妇女经济权能以及受教育的机会 .....	10
七. 提高认识、培训和能力建设 .....	11
八. 对已婚女童和面临风险女童的保护机制和服务 .....	12
九. 近期研究 .....	13
十. 缺口和挑战 .....	14
十一. 结论和建议 .....	15

## 一. 导言

1. 大会 2016 年 11 月 17 日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第 71/175 号决议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71/253)，并请秘书长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结束前提交一份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工作进展情况的全面报告。

2. 在 2017 年 9 月 22 日发出了一份普通照会，请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信息。截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收到了来自会员国的 24 份答复，<sup>1</sup> 来自国家人权机构的 10 份答复，<sup>2</sup> 以及来自联合国机构与民间社会组织的 12 份答复。<sup>3</sup> 本报告根据这些答复所编写，其全文可查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sup>4</sup>

3. 现有数据显示童婚的发生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下降趋势，女性童婚率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 15%。<sup>5</sup>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称，每年已婚女童共计约 1 200 万。通过在过去十年取得的进展，全球童婚较十年前各方面预计的水平累计减少了 2 500 万例。<sup>6</sup> 尽管童婚现象减少已成为全球趋势，但是童婚、过早同居和少女怀孕的发生率仍然很高，在某些地区尤其如此。

4. 总体而言，在本报告所述的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人们更加关注并采取更多行动来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然而，在法律和政策框架、确保消除此现象的努力能持续进行方面仍然存在差距。

## 二. 国际和区域层面的最新进展

5. 自国际社会商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来，包括关于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等有害习俗的目标 5.3，国际和区域层面的各类机制都越发重视这一问题，以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重要的政治承诺、规范性、政策和方案指导意见也由此产生。

<sup>1</sup> 成员国包括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布隆迪、智利、哥伦比亚、古巴、法国、黎巴嫩、伊拉克、科威特、毛里求斯、墨西哥、洪都拉斯、阿曼、乌干达、瑞士、土耳其、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sup>2</sup> 以下国家的国家人权机构提交了信息：亚美尼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法国、约旦、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塞尔维亚和斯里兰卡。

<sup>3</sup> 刚果民主共和国灾害受害者快速援助组织、亚洲太平洋联盟、全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协会、生殖权利中心、“女童不当新娘”组织、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基金会、国际计划组织、国际救助儿童会、救助儿童会和墨西哥国际乐施会、青年发展协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sup>4</sup> 见 [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RGS/Pages/Documentation.aspx](http://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RGS/Pages/Documentation.aspx)。

<sup>5</sup> 见 E/2017/66 号文件 and 儿基会 2018 年 3 月 6 日的新闻稿：“儿基会最新估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更加迅速的进展使得 2 500 万例童婚得以避免。”详见 [www.unicef.org/eca/press-releases/25-million-child-marriages-prevented](http://www.unicef.org/eca/press-releases/25-million-child-marriages-prevented)。

<sup>6</sup> 儿基会，“2 500 万例童婚得以避免”。

6. 大会在关于女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承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严重影响了女童享有人权，也是其他权利受到侵犯的原因和后果。<sup>7</sup> 大会敦促各国颁布、维护并严格执行旨在防止和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做法以及保护面临风险者的法律和政策，并确保婚配双方只有在知情、自由且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结婚。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多项其他决议重申，各国需要考虑到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带来的影响，如出生登记、孕产妇死亡或残疾等问题。<sup>8</sup>

7. 人们认识到，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发生的背景状况多种多样，并愈加关注具体背景下的此类问题，如人道主义和武装冲突环境。人权理事会 2017 年 6 月的第 35/16 号决议专门讨论人道主义背景下的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注意到该现象在此背景下严重加剧，敦促各国制定和执行全面、综合、协调的对策、战略和政策来预防、应对和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sup>9</sup> 秘书长和人权理事会还在各自关于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人道主义背景下的儿童权利问题的报告中就这一有害习俗做出了报告。<sup>10</sup> 此外，多项针对具体国家的决议也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表示关切，在涉及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方面亦是如此。<sup>11</sup>

8. 联合国人权机制提供了关于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的进一步指导意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中特别强调了废除歧视性法律的重要性，包括允许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条款，或在受害人随后与施暴者结婚的情况下免除对性侵犯的起诉或惩罚的有关规定。<sup>12</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也强调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对与其相关的人权(如受教育权)之间的恶性循环。<sup>13</sup>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关于落实青春期儿童权利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中着重指出，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是青春期歧视和暴力的表现和后果。儿童权利委员会和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的 2017 年联合一般性意见着重关注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儿童

<sup>7</sup> 大会第 72/154 号决议。

<sup>8</sup> 见大会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决议(第 72/234 号决议)、关于残疾妇女和女童状况的决议(第 72/162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关于可预防的孕产妇死亡和发病情况与人权问题的决议(第 33/18 号决议)、关于出生登记和人人在任何地方均享有在法律面前获得人格承认的权利的决议(第 34/15 号决议)、关于加快努力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让男性和男童参与预防和应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决议(第 35/10 号决议)。

<sup>9</sup> 见人权理事会第 35/16 号决议。

<sup>10</sup> 见 A/72/361-S/2017/821 和 A/HRC/37/33。

<sup>11</sup> 见大会第 72/188 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第 72/189 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议；人权理事会第 35/35 号(厄立特里亚)决议；大会关于改善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境况的第 72/148 号决议。

<sup>12</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更新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另见 2017 年结论性意见 CEDAW/C/NGA/CO/7-8、CEDAW/C/NER/CO/3-4、CEDAW/C/ROU/CO/7-8、CEDAW/C/FSM/CO/1-3。

<sup>13</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以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残疾妇女和女童的第 3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

人权，并建议各国建立早期识别措施，以发现可能面临童婚危险的人员。<sup>14</sup> 其他委员会在其结论性意见中也向缔约国提出建议，要求各缔约国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应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sup>15</sup>

9. 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经常呼吁建立和落实法律框架，以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sup>16</sup> 他们还认识到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与其他侵犯人权(如受教育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行为之间的联系。<sup>17</sup> 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专题报告也具体提到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sup>18</sup>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组织也着重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特别是，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和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在 2018 年 1 月通过了关于消除童婚的联合一般性意见。<sup>19</sup> 该一般性意见指出，童婚的普遍存在及其产生的影响是非洲大陆所关切的一个主要问题。一般性意见概述了由《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第六条(b)款和《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产生的具体义务。2018 年 3 月，作为非洲联盟消除童婚区域运动的活动之一，非盟在基加利举办了第二届关于消除非洲童婚的非洲女童问题峰会。到目前为止，已有 22 个国家加入该运动，并承诺在国家一级加紧努力。2017 年 10 月，西非和中非消除童婚问题高级别会议在达喀尔举行，来自西非和中非的 24 个国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的成果文件《达喀尔行动呼吁》特别呼吁各国政府建立更强的数据和证据基础，以制定、执行和监测关于消除童婚的政策、战略和方案。《行动呼吁》敦促各国政府与利益相关方合作，特别是确保宗教和传统权威在宣传童婚的危害和改变有关童婚的社会规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sup>20</sup>

11.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于 2017 年 9 月通过了一项宣言，指出需要加紧努力，在欧洲防止和打击残割女性生殖器的行为以及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sup>21</sup> 2017

<sup>14</sup> 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第 4 号联合一般性意见(2017 年)/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原籍国、过境国、目的地国和返回国对国际移民背景中儿童人权所承担的国家义务的第 23 号联合一般性意见(2017 年)。

<sup>15</sup> 见 CCPR/C/BGD/CO/1、CCPR/C/BIH/CO/3、CCPR/C/KAZ/CO/2、CCPR/C/SVN/CO/3、CERD/C/ARM/CO/7-11、E/C.12/AGO/CO/4-5、E/C.12/NAM/CO/1 和 CAT/C/FIN/CO/7。

<sup>16</sup> A/72/164，第 20、25、27 和 85(c)段；A/72/139，第 59(1)段。

<sup>17</sup> A/HRC/34/50，第 49 和 50 段；A/72/496，第 32 段。

<sup>18</sup> 例如，法律和实践妇女歧视工作组关于重申平等、反对后退的专题报告(A/HRC/38/46)和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法律框架是否充分的报告(A/72/134)。

<sup>19</sup>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和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关于消除童婚的联合一般性意见》，2017 年，可查阅 [www.achpr.org/news/2018/01/d321/](http://www.achpr.org/news/2018/01/d321/)。

<sup>20</sup> 《在西非和中非消除童婚：达喀尔行动呼吁》，西非和中非消除童婚问题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塞内加尔达喀尔，2017 年 10 月。

<sup>21</sup>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关于需要加紧努力在欧洲防止和打击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和强迫婚姻的宣言，由部长理事会在第 1293 次副部长会议上通过，2017 年 9 月 13 日。

年 12 月，欧洲委员会人权指导委员会制作了防止和打击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和强迫婚姻的有前景的良好做法汇编。<sup>22</sup>

12. 2016 年 11 月，美洲国家组织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主办了关于童婚、早婚、强迫婚姻和孕产问题的国际论坛，以确定优先行动领域，<sup>23</sup> 包括加强数据收集。<sup>24</sup> 2017 年 3 月，执行《美洲防止、惩罚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后续机制专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性暴力和儿童怀孕的报告。委员会在报告中感到关切的是，最低结婚年龄在男女之间仍然存在差异，并且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就最低结婚年龄给予宽限的特例情形，尤其是在怀孕的情况下。<sup>25</sup>

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其他多边倡议和由捐助者主导的倡议也加大了努力。2017 年 6 月，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和儿基会联合发起的加快行动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发布了第一份进度报告。<sup>26</sup>

14. 各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越来越多地优先关注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及女童权能，包括关注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例如，瑞士政府在 2017 至 2020 年的国际合作工作中纳入这一专题，以支持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 5。<sup>27</sup> 瑞典 2015 至 2018 年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明确关注维护性和生殖健康与权利，包括打击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sup>28</sup> 2017 年，加拿大政府通过了一项女权主义国际援助政策，其中重点支持有助于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综合办法。<sup>29</sup> 童婚还是“由她决定”倡议下的重点问题，该倡议得到了许多政府和其他机构的支持。<sup>30</sup>

### 三. 立法措施和国家立法的执行情况

15. 各国为提高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消除最低结婚年龄男女差异所做的努力大幅增加。自 2012 年以来，已有 15 个国家将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 18 岁，或者取消

<sup>22</sup> 欧洲委员会，《旨在防止和打击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和强迫婚姻的有前景的良好做法指导》，人权指导委员会在第 87 次会议上通过，2017 年 6 月。

<sup>23</sup> 见 [www.oas.org/en/media\\_center/press\\_release.asp?sCodigo=E-031/17](http://www.oas.org/en/media_center/press_release.asp?sCodigo=E-031/17)。

<sup>24</sup> 美洲国家组织，《让他们做孩子：在美洲打击童婚、早婚和过早结合》，新闻稿，2017 年 4 月 13 日。可查阅 [www.oas.org/en/cim/docs/IDEVAW-ConceptNote-EN.pdf](http://www.oas.org/en/cim/docs/IDEVAW-ConceptNote-EN.pdf)。

<sup>25</sup> 美洲国家组织和贝伦杜帕拉公约后续机制，《贝伦杜帕拉公约缔约国儿童怀孕问题半球报告(2016)》。可查阅 [www.oas.org/es/mesecvi/docs/MESECVI-EmbarazoInfantil-EN.pdf](http://www.oas.org/es/mesecvi/docs/MESECVI-EmbarazoInfantil-EN.pdf)。

<sup>26</sup> 人口基金和儿基会，《人口基金和儿基会加快行动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2016 年进度报告》，2017 年 6 月。

<sup>27</sup> 见 [www.eda.admin.ch/deza/en/home/sdc/strategy/legal-bases/messag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2017-2020/strategic-objectives.html](http://www.eda.admin.ch/deza/en/home/sdc/strategy/legal-bases/messag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2017-2020/strategic-objectives.html)。

<sup>28</sup> 见瑞典外交部，《瑞典外交部门 2015-2018 年促进女权外交政策行动计划及 2017 年工作重点》，2017 年。可查阅 [www.government.se/information-material/2017/02/swedish-foreign-service-action-plan-for-feminist-foreign-policy-20152018-including-focus-areas-for-2017](http://www.government.se/information-material/2017/02/swedish-foreign-service-action-plan-for-feminist-foreign-policy-20152018-including-focus-areas-for-2017)。

<sup>29</sup> 见 [www.international.gc.ca/gac-amc/campaign-campagne/iap-pai](http://www.international.gc.ca/gac-amc/campaign-campagne/iap-pai)。

<sup>30</sup> 见 [www.shedecides.comhttp://www.shedecides.org/](http://www.shedecides.comhttp://www.shedecides.org/)。



了既有的例外规定。<sup>31</sup> 2017 年，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德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荷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施行了民法和家庭法改革，将男女最低结婚年龄都提高到 18 岁，并废除了允许在该年龄以下结婚的所有例外规定。<sup>32</sup> 例如，萨尔瓦多修订了《家庭法》第 14 条，该法此前允许女童和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在遭受性暴力和怀孕的情况下结婚。马拉维于 2017 年 4 月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男女最低结婚年龄均为 18 岁，此前则是 15 岁。

16. 据报告，虽然 88% 的国家规定 18 岁为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但 100 多个国家仍在法律上允许 18 岁以下的儿童在某些情况下结婚，<sup>33</sup>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在未满该年龄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依据习惯法或宗教法结婚。<sup>34</sup> 例如，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古巴、约旦、尼日尔、塞拉利昂、斯洛文尼亚和赞比亚都有在法官许可或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在 18 岁以下结婚的规定，往往在 15 或 16 岁时即可结婚。<sup>35</sup> 在联邦制国家，即使国家一级规定了最低结婚年龄，仍然可以允许州一级有例外规定。例如，在墨西哥，尽管联邦法律规定 18 岁为最低结婚年龄，大多数州仍允许在 18 岁以下结婚。在另一些情况下，最低结婚年龄法的实施还因缺乏强制性的民事登记法和免费登记服务而受到阻碍，人们利用这一情形，逃避 18 岁以下儿童的婚姻登记。

17. 各国还报告了颁布立法将童婚定为刑事犯罪的情况。根据一些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布隆迪、喀麦隆、黎巴嫩、塞尔维亚、西班牙和土耳其均修订了刑法典，加强了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施害者的处罚。喀麦隆于 2016 年修订了刑法典的条款，对强迫婚姻施害者处以 5 至 10 年监禁和最高 2 000 美元的罚款。同样，澳大利亚报告说，《1995 年联邦刑法典法令》将强迫和(或)以欺诈方式强迫某人在未经其完全和自由同意的情况下结婚定为刑事犯罪。澳大利亚加强了惩罚力度，于 2015 年将相关处罚提高到最多 9 年监禁。西班牙报告说，该国修订了刑法典，现将童婚和强迫婚姻列为人口贩运的目的之一。2016 年，布隆迪通过了一项关于性别暴力的法律，将童婚定为刑事犯罪。2017 年，为使国家立法与《欧洲委员会

<sup>31</sup> “女童不当新娘”组织，《为什么 18 岁应为最低结婚年龄》，2017 年 12 月。

<sup>32</sup> 议员全球行动联盟，“关于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全球议会运动”，可查阅 [www.pgaction.org/campaigns/cefm.html](http://www.pgaction.org/campaigns/cefm.html)；“女童不当新娘”组织，《2017 年回顾：我们在消除儿婚方面取得进展的 6 个标志》，2017 年 12 月 19 日，可查阅 [www.girlsnotbrides.org/2017-review-6-signs-made-progress-towards-ending-child-marriage/](http://www.girlsnotbrides.org/2017-review-6-signs-made-progress-towards-ending-child-marriage/)。

<sup>33</sup> 见 Aleksandra Sandstorm 和 Angelina E. Theodorou，《多个国家允许童婚》，皮尤研究中心，2016 年 9 月 12 日。可查阅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9/12/many-countries-allow-child-marriage/](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9/12/many-countries-allow-child-marriage/)。

<sup>34</sup> 世界政策分析中心，《防止童婚的国家行动评估》，概况介绍，2015 年 3 月。可查阅 [www.worldpolicy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WORLD\\_Fact\\_Sheet\\_Legal\\_Protection\\_Against\\_Child\\_Marriage\\_2015.pdf](http://www.worldpolicy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WORLD_Fact_Sheet_Legal_Protection_Against_Child_Marriage_2015.pdf)；人口基金和儿基会，《2016 年进度报告》。另见 Sandstorm 和 Theodorou，《多个国家允许童婚》。

<sup>35</sup> 另见人口基金和儿基会，《2016 年进度报告》。

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相一致，塞尔维亚修订了刑法典，将童婚和强迫婚姻定为刑事犯罪。<sup>36</sup>

18. 一些高等法院的裁决加强了对童婚的防范。坦桑尼亚高等法院裁定，须修订规定了男女之间不同最低法定结婚年龄的国家法律。<sup>37</sup> 同样，2017 年 10 月 11 日，印度最高法院裁定，与 18 岁以下的儿童发生性行为构成强奸，即使是在婚姻关系中也是如此。

1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些国家努力修正纵容或甚至鼓励童婚和强迫婚姻的条款。例如，2017 年，约旦废除了刑法典第 308 条，该条允许强奸者通过与受害者结婚的方式以免遭起诉。黎巴嫩修正了刑法典第 522 条，以禁止性暴力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结婚。

20. 一些国家提到了在修订立法方面所做的公开讨论。例如，苏丹接受了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将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 18 岁的建议，并正在努力为此修订国家立法。斯里兰卡起草了 2015 年《家庭暴力法》修正案，以加强法律，更有效地应对家庭暴力和以其他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包括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墨西哥国家人权机构提到为在州级调整民事立法所做的努力，以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从而解决联邦制度中所存在的不一致问题。

#### 四. 政策和行动计划

21. 证据表明，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国家立法和举措必须根据当地情况，以横向(跨部门)和纵向(国家政策结合地方各级实际情况)两向协调的方式实施。在过去六年中，若干国家推出了国家战略或行动计划，明确关注解决童婚问题，<sup>38</sup> 还至少有 20 个国家正在制定此类国家战略。<sup>39</sup> 自最近一次报告以来，一些国家已采取措施，通过各方协调的机制制定和加强国家战略。例如，布基纳法索通过多部门伙伴关系平台制定了“已经计算费用的计划”，尼日尔设立了旨在消除童婚的行动协调全国委员会，并将童婚问题纳入国家青少年行动计划(2015-2018 年)。<sup>40</sup> 在土耳其，在公共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合作和参与下确定了打击早婚和强迫婚姻国家行动计划(2018-2023 年)的详细内容。赞比亚 2017 年关于儿童和强迫婚姻的国家战略旨在应对消极的态度、行为、观念和做法，以降低儿童遭受童婚的风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布隆迪、法国和尼日尔等其他国家制定了行动计划，重点关注让儿童和青少年获得有关性和生殖健康权利与服务的信息。<sup>41</sup>

<sup>36</sup> 塞尔维亚共和国，《刑法典修正案法》，《政府公报》，第 94/16 号(2016 年 11 月)。

<sup>37</sup> 见 [www.girlsnotbrides.org/high-court-tanzania-child-marriage/](http://www.girlsnotbrides.org/high-court-tanzania-child-marriage/)。

<sup>38</sup> “女童不当新娘”组织，《为什么 18 岁应为最低结婚年龄》，2017 年 12 月。

<sup>39</sup> 同上。

<sup>40</sup> 人口基金和儿基会，《2016 年进展报告》。

<sup>41</sup> 同上。



22. 一些政府提交的资料强调，在执行一些行动计划的过程中，通过具体措施或机构来开展监测和提供支持。例如，塞尔维亚政府设立了打击家庭暴力委员会，以加强政府单位和机构之间的协调，防止家庭暴力，同时也涵盖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在瑞士，在 2017 年 10 月对国家行动计划(2013-2017 年)进行了一次外部评估，以衡量其有效性，这也有助于政府确定 2018-2021 年的下一步行动。赞比亚政府于 2016 年成立了消除童婚问题部际联合会。该联合会由 15 个部委组成，由性别事务部协调，负责在与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下确保定期监测和评估国家战略。

23. 政府提交的资料指出，将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措施纳入保护和政策总体框架，如性别平等、性别暴力、儿童保护、人口贩运和教育框架，有助于应对具体情况下的社会和社区风险因素。阿尔巴尼亚通过了儿童权利国家行动计划(2017-2020 年)，其中一项主要战略目标是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布隆迪报告了在教育系统中采取的战略干预措施，以防止女童辍学，从而推迟童婚。布隆迪关于性别平等的国家战略(2012-2020 年)以及与女童和妇女教育有关的其他举措包括设立地方委员会，在女童似有辍学风险的情况下，提供预防、识别和警示服务。土耳其报告了第三个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执行情况，并通过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战略对该计划作出了补充。

24. 在阿塞拜疆，打击人口贩运的国家行动计划重点关注面临贩运或剥削风险的儿童，包括以童婚为目的的贩运或剥削。智利正在制定一项国家计划，以防止和消除包括童婚在内的暴力行为，其中列出了与家庭、学校、社区等不同环境有关的一系列行动、承诺和成果。西班牙将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第二个国家战略(2018-2022 年)中明确提及打击童婚和强迫婚姻的措施。斯里兰卡通过了家庭暴力问题行动计划和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等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的行动计划。斯洛文尼亚通过了罗姆人国家行动方案(2017 年至 2021 年)，其中规定对早婚和强迫婚姻采取行动。

## 五. 与宗教领袖、传统权威、社区领导者、民间社会大家庭及媒体的互动协作

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口基金和儿基会通过加快行动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建立社区对话，宣传公共服务和开展其他影响深远的媒体宣传活动，使社区成员了解并认识到童婚的危害以及在少女身上投入资源的裨益。自 2016 年以来，这些举措已惠及目标国家的 160 多万人，包括女童、男童、宗教领袖、老年人和关键决策者。<sup>42</sup>

26. 在人口基金和儿基会加快行动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的支持下，乌干达至少有 48 000 名成年人参与了社区对话，促使社区领导者、宗教领袖和其他领导者作

<sup>42</sup> 同上。

出公开承诺，支持在其社区彻底消除童婚现象。16 000 多名父母、领导者和社区成员在“承诺卡”上签字，支持在其社区消除童婚的倡议。<sup>43</sup> 在阿塞拜疆，通过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间开展的专门活动，使 10 万多个家庭了解了有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国家立法。

27. 若干国家报告，他们组织了与传统权威和宗教领袖等有影响力的参与者进行的社区对话。在澳大利亚，从 2015 年开始与重要宗教人士合作开展能力建设工作的。这一工作在 2017 年继续进行，包括在各州和领地、在政府实体、民间社会和信仰组织之间举办一系列培训课程。培训的目的是使第一响应者和一线服务的提供者具备发现和应对强迫婚姻可疑情况的能力。据媒体报道，在赞比亚，酋长与传统事务部加强了与传统权威的合作，以消除有害的文化习俗。大多数传统权威现已承诺采取零容忍政策。<sup>44</sup>

## 六. 增强女童和妇女经济权能以及受教育的机会

2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多个利益攸关方为增加女童和妇女的经济和教育机会作出了努力。

29. 在获得优质教育方面，赞比亚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于 2015 年启动了女童教育、妇女赋权和生计项目，将持续到 2020 年。项目的内容之一是“让女童留在学校”倡议，目标是通过支付学费，增加和改善某些地区处境最为不利的女童接受中学教育的机会。在埃塞俄比亚，51 000 多名女童通过女童俱乐部、咨询服务和对童婚问题教育工作者的培训获得了支持，使她们更有可能留在学校并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sup>45</sup> 此外，赞比亚正在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已婚或怀孕少女继续学业，例如允许在怀孕期间请假一年或在家参加考试等特别措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为确保已婚和怀孕少女继续和完成学业提供了支持。

30. 确保年轻人准确和全面了解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以及性别暴力问题是建立他们的信心和做决定能力的重要因素。阿塞拜疆针对中学学生组织了有关人口贩运、生殖健康、家庭暴力、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宣传活动和培训课程。孟加拉国教育部与国际计划组织和人口基金合作，通过“一代突破方案”，主要针对 10 至 14 岁的青少年在学校试行全面性教育。该方案使他们了解自身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有助于减轻他们在校内受到剥削、遭受童婚和性骚扰的风险。布隆迪政府在与合作伙伴的协作下发起了提高意识运动“到 2030 年时实现校内零怀孕”。该活动包括为青少年提供全面的适龄性教育，以防止意外怀孕和随后发生的童婚。泰国将全面性教育作为 2016 年《预防和解决少女怀孕问题法案》的重

<sup>43</sup> 同上。

<sup>44</sup> 见“传统权威承诺打击性别暴力和童婚行为”，《赞比亚日报》，2017 年 6 月 10 日，可查阅 [www.daily-mail.co.zm/traditional-leaders-commit-to-fighting-gbv-child-marriage/](http://www.daily-mail.co.zm/traditional-leaders-commit-to-fighting-gbv-child-marriage/)；“酋长心态的改变带来希望”，《赞比亚日报》，2017 年 9 月 4 日，可查阅 [www.daily-mail.co.zm/hope-glimmers-as-chiefs-mindsets-change/](http://www.daily-mail.co.zm/hope-glimmers-as-chiefs-mindsets-change/)。

<sup>45</sup> 人口基金和儿基会，《2016 年进展报告》。

要支柱，该法旨在保护年轻人获得性和生殖健康信息与服务的权利。<sup>46</sup>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有效保护年轻人仍要求为他们充分提供获得生殖和保健服务的机会，包括提供有关信息和避孕服务。

31. 还有一些举措针对受教育水平低的女童，为她们提供职业或非正式教育机会。例如，国际计划组织在马拉维的两个地区通过“是，我愿意”项目培训了 64 名青少年，利用“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的模式，将这作为自发提高经济能力的工具。同样，科威特也开展了项目，为离婚或丧偶妇女及女童提供职业培训和经济支持。英联邦学术组织的“女童启蒙”方案在 2017 年为 25 000 名从未入学或因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等障碍而辍学的女童和妇女提供了教育机会。例如，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该方案为偏远地区的女童设立了船上学校和流动学习中心。<sup>47</sup>

32. 乌干达在人口基金和儿基会加快行动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的支持下，通过青少年俱乐部、社区对话、正式和非正式教育、金融基础知识讲习班和辅导，使 55 个目标地区超过 168 050 名 10 至 19 岁之间的女童和男童参与了增强权能和生计方案。美利坚合众国资助埃塞俄比亚、巴拉圭和赞比亚开展少女教育倡议，重点关注有很高风险成为童工的女童，提高她们的生活技能和获得职业服务的机会。

33. 创造安全的空间，使女童们能够相互指导和彼此支持，是防止童婚和帮助已婚女童的另一项战略。在拉丁美洲，国际计划组织与土著妇女大陆联络处儿童和青年委员会合作创造空间，为土著少女及青年妇女提供领导能力和增强政治权能的培训，使她们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并积极参与会影响到她们的决策。2016 年，儿基会和人口基金在塞拉利昂支持设立了 74 个新的女童俱乐部；人口基金除现有的 257 个外，还设立了 80 个新的女童俱乐部。这些俱乐部至少为 4 000 名青少年提供了生活技能，并加强了他们保护自己免受虐待和剥削的能力。<sup>48</sup>

## 七. 提高认识、培训和能力建设

3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为了挑战支持童婚的陈腐性别观念，布隆迪、塞尔维亚和赞比亚对教科书和课程安排进行了修订。除此之外，布隆迪和塞尔维亚还开展了宣传活动，以提高学生的认识，了解如何挑战与童婚有关的有害性别规范。

35. 一些国家通过举办各种会议、情况介绍会和发表著作，提高公众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影响的认识。例如，斯洛文尼亚劳动、家庭和社会事务及机会平等部在 2017 年举办了移民保健和融入社会过程中性别平等问题国际会议，重点探讨如何打击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等有害传统习俗。2016 年，斯洛文尼亚还为移

<sup>46</sup> 儿基会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应对东南亚童婚、早婚和少女怀孕的普遍现象：迫在眉睫”，新闻稿，2018 年 4 月 16 日，可查阅 <https://www.unicef.org/eap/press-releases/addressing-patterns-child-marriage-early-union-and-teen-pregnancy-southeast-asia>。

<sup>47</sup> 英联邦学术组织，《为创造机会、提高质量和加大倡导而提供教育》，可查阅 <http://girlsinspire.col.org/wp-content/uploads/2018/04/Education-for-Access-Quality-and-Advocacy-Infocard.pdf>。

<sup>48</sup> 人口基金和儿基会，《2016 年进展报告》。

民女性和男性出版了重点关注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等有害习俗的手册。为了提高人们的认识，更深入地了解那些会导致歧视和暴力，包括导致童婚和强迫婚姻的文化和行为所产生的有害影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展了类似的健康教育运动。美国在阿富汗启动了一项耗资 700 万美元，旨在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方案，其中包括强调这些问题在健康、经济和社会方面给女童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运动。

36. 儿基会和人口基金制作了关于青少年、性别平等和赋权的电视系列节目，2016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印度约有 280 万人收看了这档节目。尼日尔播放了覆盖 85% 人口的相关广播节目。在莫桑比克，社交媒体对预防性别暴力的宣传覆盖了多达 35 000 名青少年。<sup>49</sup>

37. 国家人权机构也在提高人们的认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16 年，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监察员发起了旨在提高人们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认识的宣传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向埃尔阿尔托及周边城市的学生宣传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后果。墨西哥全国人权委员会报告称，已面向公务员和广大社会，特别是土著人民和社区，开展了有关童婚、早婚、强迫婚姻的专题讲习班和培训班。

38. 还更加重视培训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和警察部门的专业人员，以识别潜在风险，发现处于童婚状况中的女童并为她们提供支持。例如，法国制定了信息方案，帮助教师和其他教育专业人员了解如何打击有害传统习俗。2016 年，瑞士为警察、社会服务、学校、综合服务、儿童保护和受害者支持服务等各部门的专业人员举办了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研讨会。2017 年 10 月，又就同一主题举办了全国专业人员日。目前，瑞士正在筹措资金建立打击强迫婚姻的国家能力中心，以为挺过困难者和为他们服务的专业人员提供负担得起的咨询和支持服务。乌干达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采取措施，对卫生、警察和司法人员提供培训，使他们能够为挺过性暴力和童婚遭遇的人提供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服务。

39. 各国已将提高认识和宣传工作的范围扩展到旅游、边境控制和移民等部门。斯洛文尼亚为收容中心和与移民有关的其他实体的工作人员开设了性别暴力，包括童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专门培训班。

## 八. 对已婚女童和面临风险女童的保护机制和服务

40. 各国报告了所采取的措施，以加强有关机制和服务，保护受童婚和强迫婚姻影响的女童和妇女。有几个国家通过警察部门提供专业服务。在赞比亚，警察部门中的受害人支持单位负责处理所有性别暴力案件，包括童婚和强迫婚姻案件。此外，为加快案件审理速度，为性别暴力受害人提供补救办法，赞比亚还于 2016 年设立了速审法院。阿尔巴尼亚设立了儿童保护单位，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干预。

<sup>49</sup> 同上，第 39 页。

41. 一些国家加强了移案制度并对被控施害者提起了诉讼。澳大利亚报告说，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联邦警察共收到 183 起涉及强迫婚姻或面临强迫婚姻风险者的移交案件。塞尔维亚自 2016 年 11 月修订刑法以来，司法机构以目的为强迫婚姻的贩运人口罪名起诉了三人。

42. 各种举措都强调采用报告机制来加强对面临童婚和强迫婚姻风险者的保护。为此使用的主要工具是求助热线或定期实地访问和监督系统，也包括在学校中使用这些工具。乌干达开设了儿童求助热线，建立了国家性别暴力数据库，开发了在线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阿曼开通了一条可以举报任何形式虐待儿童行为的免费热线，为受害人提供指导和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布隆迪、法国和斯里兰卡设立了热线，受理有关性别暴力的投诉，并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在阿塞拜疆，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国家委员会与社会工作者合作，定期走访学校，并与有可能让子女在童年结婚的家庭接触。已接触了至少 2 000 个家庭。在毛里求斯，22 个儿童监测社区委员会在高风险地区开展工作，确保尽早发现面临童婚风险的儿童。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已将性别暴力和有害习俗纳入其人权监测任务。

43. 2017 年，阿尔巴尼亚批准了一项儿童保护法，规定了全面的儿童保护制度，包括在每个城市的所有行政部门内设立儿童保护单位。这些儿童保护单位的任务是评估和监测面临暴力包括童婚风险的儿童和家庭的状况，协调地方一级的保护和应对行动，并干预童婚等紧急情况。

44. 一些国家还针对具体情况下的风险提供服务，比如人道主义局势或童工状况。例如，瑞士在对外援助中重点关注武装冲突局势中妇女和女童的特殊需要和脆弱性，为向她们提供更多医疗或心理支持等综合服务。澳大利亚政府的人口贩运签证框架使非澳大利亚公民或不具备永久居民身份的被强迫婚姻者或面临强迫婚姻风险的人能够留在澳大利亚，并在特定条件下得到支持。约旦在难民营设立了保护部门，以防止或减轻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后果。除此之外，约旦还在 2016 年推出了一项为面临童婚等暴力风险的女童或妇女提供庇护所的新计划，目的是为她们提供保护和临时庇护所，直至她们的案件得到解决。

45. 2017 年和 2018 年，斯洛文尼亚卫生部出资，为解决罗姆女童和妇女的健康问题开展保健方案，重点关注强迫婚姻，为其提供性和生殖健康咨询、护理和信息。赞比亚政府建立了以村为主导、以卫生设施为基础的“一站式中心”，为性别暴力受害人提供全面服务，包括性和生殖健康服务。

## 九. 近期研究

46. 2017 年 1 月，国际计划组织发表了题为“家庭声誉和破碎的梦想：马里、尼日尔和塞内加尔的女童新娘”的定性研究，强调保护家庭声誉以及避免遭受羞辱的风险是该地区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背后的驱动因素。该研究结论认为，对童婚实行刑事定罪以及强硬的律法主义做法不大可能产生积极成效，反而可能导致社区疏离法律，使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做法转入地下，尤其是在人们认为女童实际年龄无足轻重，能否结婚取决于青春期迹象的情况下。国际计划组织在孟

加拉国开展的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能否摆脱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关键要素包括谈判技能、财务支持以及持支持态度、“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男性家庭成员。在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开展的关于童婚与残疾状况之间交叉关系的其他研究着重指出残疾状况如何进一步加剧了童婚的后果和影响。

47. 儿基会和人口基金支持开展了一些研究和评估，以加强其联合制定的加快行动消除童婚现象全球方案的效力和证据基础。儿基会和人口基金合作，详细列出了南亚、西非和中非的各类消除童婚倡议。世界银行和国际妇女研究中心与国际计划组织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童婚在四个关键领域(生育率和人口、暴力、教育、劳工)产生了负面经济影响，并指出作出投资终止童婚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 十. 缺口和挑战

48. 各国提交的资料显示，正加大努力改革法律和政策，以有效遏止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如上所述，虽然这是一个积极趋势，但法律和政策框架的改革不应与解决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其他措施截然分开；此外，法律和政策改革进展缓慢，成果参差不齐。许多国家在国内法和政策中规定最低结婚年龄为18岁，但不遵守这一规定的情况持续存在。另一些情况是，民法/普通法与习惯法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并且在起诉罪犯方面作出的努力有限。<sup>50</sup> 对国家多元法律体系的分析还揭示出其他一些不一致之处，这些差异损害了受害者寻求和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此外，日益不稳定的环境使所取得的进展岌岌可危。

49. 各国极少报告为解决各类因素交叉、多种形式的歧视所做的努力，这些歧视以年龄、残疾状况、族裔、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地理位置、社会和移民状况等因素为依据，使特定群体的妇女和女童面临童婚和强迫婚姻的风险。例如，研究表明，最贫困地区的童婚率比富裕地区高2.5倍。此类差异出现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sup>51</sup>

50. 通过教育为女童赋权的倡议在某些情况下推迟了结婚年龄。但是极少有国家报告说开展了有关工作，以为女童提供持久的经济机会，或努力消除造成童婚的牢固经济动机，如嫁妆和聘礼，以及消除将婚姻视为一种保护形式的错误看法。

51. 一些国家介绍了为使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卫生、社会和教育部门参与制定和执行其终止童婚的国家战略所作的努力。然而，极少有关于经济、立法和司法等其他部门的参与以及由民间社会作出系统性、切实参与的报告。从收到的资料来看，似乎需要加大力度并作出持续努力，让社区行动者参与进来，尤其是可成为变革推动者的年长妇女、宗教领袖和传统权威、家庭成员以及男子和男童。仅有极少数的材料着重介绍问责机制和司法机构为克服童婚困境者提供法律保护所作的努力。

<sup>50</sup> 黎巴嫩报告称，该国没有统一的婚姻法，根据所属的宗教团体，会对每个女童适用不同的法律。一些宗教团体将最低结婚年龄设为早至9岁。

<sup>51</sup> 儿基会，“终止童婚：进展与前景”，2017年。



52. 若干报告强调指出，法律和政策框架执行不力以及资金短缺给终止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造成了重大挑战。仅有少数报告说地方和社区各级的举措得到了资金支持。

53. 总体而言，缺乏关于童婚和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可靠数据和指标仍是制定方案时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包括在人道主义背景下制定有关方案。许多调查和数据收集系统仅记录正式婚姻，如民事登记系统，而童婚和强迫婚姻往往包括更广泛的非正式结合，因此限制了趋势分析和可比性。<sup>52</sup> 在人道主义环境中，关于流离失所女童和妇女境况的数据和资料不足，而且这些信息往往是道听途说。除了统计数据的在线汇编之外，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数字应用程序的利用尚有待探索。

## 十一. 结论和建议

54. 各国自秘书长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报告以来提供的资料显示，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都加大努力，终止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普遍程度和影响进行了持续研究，加深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促进开展了一些基于证据的政策措施。

55. 然而，仍然没有根据所需的速度和规模为各项战略和举措计算费用、提供资金、加以实施或执行。建议会员国和为其提供支持的其他利益相关方采取以下行动：

(a) 作出更大努力，确保执行关于消除如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等有害习俗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5.3 及其相关目标和具体目标，并作出有关报告。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与人权机制的工作和建议联系起来；

(b) 使国家立法符合关于童婚和强迫婚姻的国际人权标准，消除使受害者无法受到保护的法律障碍和漏洞或作出相应修正。确保通过法律禁止童婚的努力与在深受童婚影响的社区内消除童婚根源的努力相一致，包括采取措施消除贫困和童婚的经济动机，以及确保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

(c) 制定基于证据的跨部门整体战略和行动计划，以终止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并与监测和问责机制相结合。童婚和强迫婚姻的预防和应对战略应以研究为基础，明确有哪些因素造成了不同背景下强迫婚姻和结合的做法及其特点。为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还要求查明未登记的非正式婚姻和婚礼并进行数据收集。

(d) 促进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具有一致性的数据收集系统和统计数据，包括在人道主义背景下的此类婚姻；

(e) 确保采取全面、跨部门办法处理立法中的童婚问题，包括取消纵容或鼓励童婚的歧视性规定，以及继承、国籍、劳工、信贷机会、法律地位、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等方面的歧视性立法；

<sup>52</sup> 妇女署，《化承诺为行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纽约，2018 年)。

(f) 确保进行跨部门、促进性别平等和准确的成本核算、规划和预算编制，以有效执行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国家行动和方案。公开预算和拨款信息；

(g) 在通过和执行处理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时，处理相互交织的歧视性因素，包括为此与受影响群体进行切实磋商；

(h) 更加关注已婚女童和男童在获得教育、就业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境况；

(i) 评估和执行准确计算成本并具备相应资金的国家战略，此类战略应将面临风险的妇女和女童的需求以及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克服困境者的需求纳入减少灾害风险规划，并对人道主义局势作出回应；

(j) 促进利用技术进行信息交流，促进制定方案，解决包括在人道主义危机背景下的童婚和强迫婚姻问题。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进一步探索非传统监测工具、学习方案和沟通渠道，协助女童和妇女获得社会和经济资产以及保护机制和服务。例如，可利用手机和应用程序提供开放式和远程学习机会，收集数据并报告偏远地区的情况。

(k) 通过加强与宗教和社区领袖、家长、教师、女性、男性和儿童的协作，并强调童婚和强迫婚姻对女童和社区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成本，以及女童在未遭受童婚和强迫婚姻情况下可以获得的机会，继续努力改变社区中对童婚和强迫婚姻的态度和社会规范。

(l) 投资有助于消除鼓励童婚和强迫婚姻的结构性障碍的服务和方案，此类结构性障碍阻碍儿童获得婚内支持，包括获得安全和优质教育、适宜青少年的保健服务，以及为选择脱离婚姻的已婚女童和女性提供其他选择。

(m) 通过教育、领导技能、安全空间和支持网络，推动儿童和青少年，尤其是女童切实参与并与其协商，使他们能够成为社区变革的推动者。分享青年领袖、女童网络和青少年倡导小组在政策和方案拟订方面有效参与政府工作的最佳做法；

(n) 投资开展评估方案，了解工作人员培训或教育措施在打击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方面的效力，为今后的措施提供有用信息，包括在证据往往是传闻且不可靠的人道主义背景下采取的措施；

(o) 加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责框架，尤其是加强国家人权机构、国家统计局和其他监测和报告框架的作用及其之间的协作，以更好地追踪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情况并作出一致的报告；

(p) 发展国家、区域和全球人权机制之间的协作与合作，尤其是在提交给条约机构、区域机制和普遍定期审议等其他机制的国家报告中提供终止童婚进展情况的信息。利用条约机构和其他人权机制的申诉程序，确保加强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问题的问责。